

高太史鳧

藻集
附扣舷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
南叢書館藏明正統刊本

高太史鳧藻集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發之理明矣而氣或不充則意雖精辭雖達而萎
藹不振之病有所不免蘇文定公曰
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
可以養而至善觀文者觀其氣之所
養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文尚矣自秦
而下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賈董班
馬劉揚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
王之數公者各以文章名家其初豈

必追琢締繪學為如是之言乎其所
以寬厚宏博汪洋放肆而不可掩者
則其浩然之氣所養可知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鑒近世華靡
之弊制詰典冊之文一尚淳朴當時
在兩制居史館者皆極天下之選而
高先生季迪其一人也先生名啓姑
蘇人自少警敏力學弱冠即以詩文
鳴於鄉郡張士誠據有浙右屢以禮
招之不就避地居吳淞江上以詩文

自娛樂洪武初以廷臣薦與脩元史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命教授諸王久之拜戶部侍郎以年少不敢驟膺重任辭歸故鄉益肆力於詩文居數載不幸以故人得罪沒于京師年甫三十九其詩有在鳴集有妻江岑藁有姑蘇襍詠皆已久傳于世四方之人莫不知其詩名而獨未見其文也予來姑蘇訪求於先生之內姪周立得其手抄先生之文曰鳬藻集凡

五卷因取而讀之愛其意精而深辭達而暢有溫純典則之風而不流於疎略有謹嚴峻潔之度而不涉於險僻談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務飾而華彩自呈不追琢而光輝自著蓋由其理明氣昌不求其工而自無不工也讀之不忍釋手自是其集留予所者十有餘載今年春監察御史錢唐鄭公士昂過予公館中論及先生之詩而士昂亦見其文為憮予

因出是編相示鄭公讀之既卷而歎
曰古人論文章謂一代不數人一人
不數篇先生沒已七十年是數篇者
幸而尚存豈易得哉是不可以無傳
乃屬司訓張素略加校正命長洲縣

丞邵斯以公錢刻置郡學且徵予為
之序嗟乎方張士誠據湖右時士大
夫之欲苟且貴富者莫不從仕以就
陪臣之列先生獨脫然去之而以詩
文自娛樂此其浩然之氣所養為何

如哉觀於是集後可知矣序而傳之
使世之讀是集者非惟知先生於詩
文有兼至之長抑使知浩然之氣在
天地間不以貴賤壽夭而有所增損
也

正統九年六月望日

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

雙崖周忱序

高太史傳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遂工於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競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詣擬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庾丁解牛有縈迎刃千橐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水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嬙如其麗也田文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韋大羹元酒之味不開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齒古人於曠代後冠來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慊焉文尚氣多辯難攻擊之體讀之聲、忘倦大抵以先嚴掩其兼美張士誠有浙右時羣彥多從仕者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上歌詠終日以自適焉陪臣饒介之丁仲容輩以詩自豪及見啓為歎服啓尤好權畧論事聳人聽故與饒如梭左契之交者若王彞楊基杜寅張憲張羽周砥王行宋克徐賁之徒胥不羈贍才與邁有文談辯華給憫然以為天下無人一時武勇多下之明興以其臣薦偕謝徽等聞於朝興修元史授翰林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父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次與徽等懇辭乞歸田里

制可仍賜金以還復居江上遨遊青丘甫里之墟始彌搖軒又彌青丘子銳志亦不少衰矣居幾何忽復故時一二俠入遊于郭適江夏魏觀為郡老而好士延見王彞輩啓嘗會于章尤禮遇之不得已亦廁為客復強辭之歸故里殊悒悒不樂遂塞連以沒年甫三十九嗟乎使啓少延則駸入曹劉李杜之壇矣止此哉其詩類蘊藏於家未即顯初富商陳寶主欲為書諸梓啓不許乃止凡傳錄而誦之者無不欲美必不泯焉余與啓同里知其人為詳故特為傳庶貽不朽云

洪武乙卯二月隴西李志先書

高太史鳧藻集卷之一

後學周立編輯

論

威愛論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或以愛誠有以結於人者則趨事赴功有不期然而然何以威爲哉予曰不然此御軍之要也蓋愛勝則姑息威勝則嚴明胤侯知其然故於誓師之際深警之若此欲其必濟可知矣然猶恐其威之不立而功之不成而況後世之衆人欲從事之強敵者哉夫三代之兵也出於民居則習其政教而知義出則聞其節制而知法皆有尊君死上之心赴公戰如報私仇者抑且有所謂擊戮之刑弗勗之戒焉近世之聚而爲兵者非田野之犢夫則鄉里之惡少亡命行剽椎埋鼓鑄之流也政教不習而節制不聞苟無威以臨之則其桀傲狼戾悖自肆者可勝道哉今之人家有驕子非其子之性驕也愛之而致其驕也教之而不從役之而不動於是悖逆干犯之患矣若小過則訓之大過則杖之子其有驕乎將之御三軍者固無異於是然

將之於三軍又非若父子之有天性之親而不可一日離者則愛之其可過於威乎況戰者所以驅之於死也好生惡死人之至情非得尊君死上之人則視白刃之交於前流矢之集於左其不震懼辟易顛倒而奔走者幾希矣故兵法曰畏敵者不畏我畏我者不畏敵何以使其能畏我也殺之者而已矣蓋非嗜殺而自殘也恐其畏敵而先後敵或乘而覆之是舉軍而棄之於敵其自殘不已多乎故愛其子者賊其子殺其軍者全其軍設使兩軍勇怯相若一察其將之寬一畏其將之嚴卒然遇於原野之間振鐸之則嚴者莫不奮戈而爭前而寬者或有一二遁矣何則彼恃愛之而不殺也故有威則怯者勇無威則勇者怯且立威者非欲其若楊素之求人之過而殺之也亦曰令之嚴而罰之果不爲煦姑息之計耳古之豪傑所以能使士卒畏之若鬼神之不可犯納之於死而不避投之於險而無所辭百戰百勝功立於當時而名存於後世者用此道也或又曰然則威可以無愛乎曰何可以無愛也專愛則衰則怠專威則急則怨與怠其欺一也故愛而恐其至於怠也則攝之以威而作其氣威而恐其至於怨也則

濟之以愛而收其心愛非威恩不加威非愛勢不固威愛之道所以兼施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雖然豈特為將之事哉使國君而知此則國可以治天子而知此天下可得而理矣

四臣論

古之所以能國者有四臣焉何謂四臣曰杜稷之臣腹心之臣諫諍之臣執法之臣也何謂杜稷之臣忠蓋孚於上下威望加於內外敵國聞之而不敢謀奸究畏之而不敢發正色立朝拾之不來而麾之不去若漢汲黯吳張昭唐郭子儀是也何謂腹心之臣識足以達天下之機畧足以濟天下之業從容帷幄謀成而羣臣不知計定而將軍不聞若漢良平魏荀彧秦王猛是也何謂諫諍之臣匡君之非而納君於善不阿順以取容不迎合以求悅正言不迴觸犯忌諱雷霆發於上而不驚羅鑊具於前而不顧若唐魏徵褚遂良張九齡是也何謂執法之臣直道而行不憚權貴逢奸必舉遇惡必擊使豺狼狐狸屏息而不敢動若漢王章蓋寬饒唐宋璟是也蓋杜稷之臣以忠腹心之臣以智諫諍之臣以直執法之臣以剛此四臣者國之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夫以匹夫之取友尚

有能死義者能忠謀者能責善者能禦侮者而況於國君乎而況於天子乎故國無杜稷之臣則無以抗大難無腹心之臣則無與圖大功無諫諍之臣則無以與格大過無執法之臣則無與除大奸無與抗大難必危無與圖大功必敗無與格大過必昏無與除大奸必弱故古之興者未嘗無四臣而亡者未嘗有四臣也嗚呼四臣者豈真不易得耶君無優養作起之術爾故所以待杜稷之臣者當尊以禮高爵而重祿之使危言不能中細故不能誅則彼必以杜稷之憂為己憂杜稷之辱為己辱毅然以身殉節而不變而大難可挽矣待腹心之臣者當推以誠畧去苛禮示之坦然食則同器坐則促席所言無不用所欲無不與則彼必竭思慮之精效勝負之計而大功可圖矣待諫諍之臣者則當納以寬九有所論奏停輿以受之賜帛以旌之雖激切不怒雖指斥不罪則彼必務盡直心政事之關日間聰明之道益廣而大過可格矣待執法之臣當假以威不以私愛撓其權不以隄辱挫其氣使強者不敢傷弱者不敢毀則彼必鯨鰲風生刺舉無避以尊朝廷之勢而奸可除矣若或棄忠而擅智惡直而害剛平居而上唱下和相聚自

賢勢孤而不知機去而不察政失而不聞威制而不悟及一旦臨變茫然而無所救豈不可哀也哉詩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予恐後世之君無四臣而致其敗也

記

遊天平山記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既霽灝氣澄肅予與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餼載駟相與指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冷琴筑聲子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公祠憩遠公菴然後由其麓担杖以上山多怪石若卧若立若搏若噬蟠擎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絡下墜于沼舉瓢酌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諶可息過此則峯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用散伍競逐幽勝登者止

者哦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吡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雖所遇不同然莫不皆有得也予居前益上覽石益怪怪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力亦益以憊矣顧後者不予繼迺獨舉囊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為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天之風颺太湖之水滂乎其悠予起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於荒茅叢藤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吟呼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攜以出至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其惟怯顧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於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之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里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諾遂書以為記

生白室記

莊周氏之言曰瞻彼閭者虛室生白謂人能遺耳目

去心意而任天性則道集至虛之宅而純白生焉四
明陳君德明悅其說乃以生白名所寓之室介友人
求子記之子嘗讀周之書觀是說者雖仲尼所以告
顏子蓋寓言耳其義雖美然未能盡合乎聖人也陳
君豈將學者邪周之道蓋欲放心自得之場以與物
冥所謂遊方之外者也君今筮仕 昌朝出貴有府
簡牘填委寔待劇裁而目欲無所視耳欲無所聽而
心欲無所思能乎不能也君既不能為之則吾亦不
能言之矣請言其可能者以記君室可乎夫心之體
本虛有不虛者物之室也物非能室之也誘於物而
為之累也故聖人教人目不能使無視能勿視於邪
耳不能使無聽能勿聽於淫心不能使無思能勿思
於妄而已爾苟三者之用皆出於理而不私則雖日
與物接其外敵交而中之虛自若也吾虛既存然後
光明洞徹昭然而不昧者發焉燭至幽而不遺察至
隱而能著此則明而誠 則明之道也又豈務於虛
寂而無為於世者之事哉君好學善辯真襟休是室
之中尚能虛心而觀以審其取舍之幾也夫

蜀山書舍記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

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
千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粗
完書雖不多而是以俗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為
我記之子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
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璜之於
步豆蓬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
衡之於用凡接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
于田入于市處于戶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
于庠序軍旅九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
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
占山水之勝築廳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
手古然九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
皆不出於書況安修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
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
方壯之歲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
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
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第穢於榛
蕪殘壞於塵蠹偃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
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
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目以自厲焉

清言室記

帝應物詩有曰清言怡道心予友張君讀之有所契
目綴句首二字名其室而屬予記之且曰吾室在寶
門之內戶庭深濶惟素業素蓋將於此縱玄虛之談
息世俗之論者也予惟昔觀之衰士大夫有擅聲勢
之強溺酣淫之樂而唱為清談假以自高者其流至
於西晉卒亡人國論者至今咎之張君豈蹈其轍哉
夫君子之觀人其道雖殊必先於其言非以其發於
心志之微而善惡有不可掩者夫故靜者其言簡躁
者其言繁好者其言卑達者其言遠理必然也張君
嘗學道且究於醫得養生之理吐衄而納清虛厭
華腴而嗜澹泊事物之末能為其累者寡矣邪穢之
念不萌于心故煩濁之語不出于口內外一致非若
昔人之矯為也豈不足尚乎然言不可以自述也必
有問答者焉張君室中所與揮麈而相對者其誰哉
予聞此邦多異人道路塵埃中如魏伯陽許長史之
倫安知不往來其間邪張君儻識之迺於是室分榻
水榻為中夜之談予得執燭隅坐以聽之豈不幸哉
雖然猶未忘於言也有道者之教人繫焉而意已傳
予雖凡陋能使預聞不言之妙乎

煮石山房記

昔者先王教民稼穡而使之粒食又命大官別五木
順四時政大以利烹飪之用而後民有以養其生而
無天札之患五穀之美萬世寶之雖有飢秦之豐不
敢使勝其氣所以為民之天而不能一日無焉後世
神仙之說興方士始導人以絕粒之術采草木鍊金
石而餌之謂可以去毒滓而來清虛却衰老而致輕
舉余嘗怪而疑之然獨念滋味人之大欲也自宴享
飲食之禮廢而人之奉養無節割鮮炙肥極海陸之
珍以相侈尚幾萬錢於一食備百牢於一獻外則困
衆人之力內則傷五臟之和卒至於廢其家園而從
其身與夫不甘粗糲遂墮其標輕冒危辱以營口腹
之嗜者皆往而是也而方士居窮岩絕谷之中禁
斥甘腴啖粗糲之物卒歲而不厭亦雖能之士哉金
華葉山人賣藥吳城南題其室曰煮石山房嘗邀余
過之指山而告曰是吾園也苟不壞則無憂飢矣予
能以文記吾居當授子是術焉余方有役於世未能
從山人以學則雖有言未足以知山人服食之妙也
故獨以所感於世者書之便或有因余言而少學者
去淫靡而樂澹泊亦豈非山人之志哉

靜者居記

潯陽張君來儀以靜者居名其所寓之室嘗屬余記之。辭而未獲也。一日與客往候之入其室竹樹翳深庭戶庭寂然無異鼓客而數曰美哉居乎使張君不勤動於外有以自樂而成夫靜者非是居乎余謂客曰子何言之。及邪。今有人焉處空谷之中棲長林之下。干戈之聲不聞車馬之跡不至其居靜矣而利祿之念不忘於心。窮約之憂每拂手慮雖夷然而行塊然而坐。顛倒攫攘無異奔驚於埃壚者。子謂其果靜乎。又有入焉遊於邑都宅於市里鄰有歌呼之喧門有造請之雜心倦乎應答身勞於將迎其居非靜矣。而抱廉退之節慎出處之誼雖遠焉群於衆人而進不躁忽視世之揮霍變態倏往而倏來者若雲烟之過目漠然不足以動之子。謂其果非靜者乎。蓋靜也係於人不係於居人能靜則無適而不靜是居之靜無與於人之靜亦無待於居也。雖然亦有待其居而靜者矣。然非此之謂也。傳曰居天下之廣居廣居仁也。自克己以復之主敬以守之至於安重而不遷淵觀而莫測則其體靜矣。故曰仁者靜張君之志蓋在於是而假以名其室子豈未之思乎。客

未有以應張君起而謝曰居靜而非靜者吾知其所警居不靜而靜者吾知其所勉若居仁而靜者雖非愚所及則頭學之焉子之言倫矣豈不足記吾居哉請書之願余欲靜而未能者姑書以識之俟他日從君而從事焉

夢松軒記

昔馬融嘗讀史見其祖援之功烈回自感奮不忍使墜于地卒為名符繼美於前人矣近代卿相之後有不數傳其譜牒尚明家乘猶在而子孫已失其業甚者目接其光輝身承其教訓縶牽未久而棄衣冠之華趨沽販之賤不自知耻以玷厥祖者往而是也矚乃能遐追遠慕繩其武於數十世之上可謂有志之士哉余友丁君志剛讀史書見其先有夢松生腹而為公者目題所居軒曰夢松以識追慕之意間屬余記之余謂君今距公幾世矣非有先彈教訓身承而目接也亦非譜牒之可尋家傳之可續也乃欲遠繩其武亦可謂有志之士而無愧於禪者矣然君知公之夢松而亦知公之所以夢松者乎蓋公負挺特之才抱堅貞之操其德有象乎松而特為君廊之用也故神鬼感會靈然之姿見於寢寐之間是非曰有

斯夢之祥而能致爲公之貴蓋有爲公之器而能名斯夢之祥也若輕詭譎邪之徒而欲據台鼎之重者則其合睫之際松未生於腹上而蠅已集於鼻端矣君今好學而脩盤礴田野苟能處是軒之中朝夕自厲以思紹公之德則吉夢之來有時而其九重之上亦有微夢而相求者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安晚堂記

余在

京師同里朱君炳文以郡薦就試春官既薦而將歸過余請曰天資吾家使二親康強具存當築堂奉之寘間靜深可以燕娛欲吾親之優游於是以樂其老也自題曰安晚顧子爲我記之余惟孝子之安其親宜無時而不然何獨於其老哉蓋人朝而出晝而馳夕則宜息焉少而進壯而行老則宜休焉故凡屬子桑榆之時筋力已憊而猶勤動勞驚不使罕佚以享其餘年者非理之所宜也傳曰老者安之然則孝子之於親雖無時不欲其安至於老也豈不允所當盡心哉若夫安之亦有道矣春鵬調膳甘滑滑適以薦之親之口安矣而物有以拂其志則非所謂能安也縣食僕枕痺病抑搔以事之親之體安矣而行有以

累其心則非所謂能安也必也居而脩諸身出而事於君皆盡其道無一足以貽親之憂則善矣不務於是而惟以口體之養爲安豈未知其本哉余向居吳時嘗獲拜炳文之嚴君年六十餘而氣貌充充然國知其安之有素矣況逢

今天子既定四海推大孝之心欲使天下之老者皆安炳文又才壯特得樸而爲養其親有不安者乎吾又聞安則靜靜則難衰難衰則壽可必矣今炳文能安其親將見蒼顏白髮婆娑於是堂之上者其樂未易文也請記諸壁以俟

水雲居記

京師四方之可走集居人櫛比而廬不隙尺地求遐曠之適無有也吳陵劉兩僑於東城之隅扁其室曰水雲居嘗請余爲之記余間過其居而異之曰子之居前闢閣而後營衛固紛囂塵土之區也惡觀天水與雲我兩曰吾少家江海之上嘗觀夫洪波東馳浮雲飛揚吾則挈舟以娛游泗瀾逐流景與之俯仰而上下心甚樂焉今雖幸處

巖下顧以無材不能備世用欲歸還鄉復從二物者遊而未得也故名吾室以志之先生何疑焉余聞而愈異之曰告之曰夫雲之與水非隱者之所宜從也

子見其涵、於江湖悠、於窳廓若無事然謂與己適相類也欲狎而與之遊然不知舒布覆被而雨四海者雲也奔走放注而溉千里者水也彼皆有澤物之勞焉子乃以無事求之吾恐水遠逝而雲高飛皆將去子而不顧尚得而與之遊乎子今遭逢明時出門即朝廷之上其勢易達也當奮揚其光英涵泳其德性進用於世使所施有及於人則二物者皆即在子之身無所往而不與之俱又何求於渺漫杳靄之鄉乎南瞿然謝曰先生命我矣遂書留其壁間以為記

槎軒記

槎浮水也余嘗客松江之上濱江之本當秋為大風所摧折者隨波而流顧而有感因以名所居之軒及遊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為篆二大字自是或仕或退東西旅寓所至輒扁于室今年春自城南徙夏侯里第復以揭于南軒客有過而疑者乃謂之曰子不觀夫槎手衆槎之流同寄於水也而洄薄蕩泊或淪於泥沙或棲於洲渚或為漁樵之所薪或為蟲蛇之所蠹或乘洪濤東入於海茫洋浩汗莫得知其所極而亦有一槎焉或熱或浮或泛或止方此倏彼而不可期者水實使之也然槎雖寄於水而無求於水

水雖能使槎而無意於槎其凜然而行泊然而帶隨所遭水之勢爾水蓋未嘗有憂惡於槎、亦不知有德怨於水也人之生而繫命乎天者亦何異是哉夫林而立者皆人也而有貴為王公有賤為輿隸有富有千駟有貧不能飽一簞亦有一人之身而始困終亨窮與後什變遷無常而輟輟不齊者非天孰使之然天雖使之而豈有意哉磅礴絀絀縕厚薄隨其所得與人漠然而人自不能違爾世之不安乎天者乃疲智力以營所欲悲失喜得而卒不知得失之不在己也非惑歟此余所以有感於槎而取以名軒也且子又不觀夫水與天乎其奔湧也隨地而成其旋運也乘氣機而動二者猶不能自任而況槎與人乎若余天地間一槎也其行其止往者既知之矣來者吾何所計哉亦安乎天而已矣顧吾槎方止幸不為薪且蠹則是軒者其淪棲之地乎既對客遂書于壁以自厲洪武六年秋九月青丘退史記

遊靈巖記

吳城東無山唯西為有山其峯聯嶺屬紛、靡、或起或伏而靈巖居其間拔奇挺秀若不自與眾峯列望之者咸知其有異也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

蓋以節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竄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地皆吳王夫差宴遊之遺處也又其上則有草堂可以容栖遲

有琴臺可以周眺覽有軒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

閣以瞰具區之波曰涵空虛明動盪用彌奇觀蓋專

此邦之美若山而專此山之美者閣也啓吳人遊此

雖甚亟然山每匿幽閣勝莫可蒐剔如鄒子之陋者

今年春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公與其客十

人復來遊升于高則山之佳者悠然來入于奧則石

之奇者突然出氛嵐為之蹙舒杉檜為之拂舞幽顯

巨細爭獻厥狀披豁呈露無有隱遁然後知於此山

為始識於今而素昧於昔也夫山之異於衆者尚能

待人而自見而況人之異於衆者哉公顧瞻有得曰

命客皆賦詩而屬啓為之記啓謂天於詭奇之地不

多設人於登臨之樂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

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盡夫遊觀之樂也今靈巖為

名山諸公為名士蓋必相湏而適相值夫豈偶然哉

宜其目領而心解景會而理得也若啓之陋而亦與

其有得焉顧非幸也啓啓為客最少然敢執筆而不

辭者亦將有以私識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約諸暨

姜漸河南陸仁會稽張憲天台詹參豫章陳增吳郡金起金華王順嘉陵楊基吳陵劉勝也

素軒記

魯丹桓宮楹而春秋譏之夫以諸侯過飾其宗廟聖

人猶見非於禮制之不可踰如是也後世習俗奢僭

波頽風靡能循乎禮者寡矣浮屠之法又為世所崇

故往大為其宮飾以金銀塗以彤碧輪奐絢爛以

事其所謂莊嚴者論者未嘗非之虞者亦不自疑蓋

可歎也浩上人居吳之靈鷲院澹泊清苦持其律甚

謹嘗被

召赴

京而還治室於舍之西偏簡朴粗完無彩繪之飾椽

桶壁牖悉塗以堊問之則曰吾非不能為彼也誠以

安居而食於人得此亦足矣尚敢有加哉因自題曰

素軒而求余記之上人可謂善居室者矣有自足之

心無踰禮之弊是皆可書則為之記也寔宜乃進而

告之曰夫雕鏤琢刻不如珠玉之渾堅京能調和不

如大羹之和美文章詞令之工威儀容觀之盛不如

忠信之足貴則彼知輪奐絢爛者固不如茲軒之朴素

也然吾聞說者曰素者質也白也質則實而不華白

者純而不雜既實且純道之體具矣則素其軒孰若

素其行素其行又孰若素其心哉上人於是而致力焉則可以盡名軒之義矣余以上人好從儒先君子遊故以是告之且并以所感者書之尚無以余言為其徒病也夫

歸養堂記

稽岳王常宗父文行高峻嘗以布衣 名修元史議論制作稱執筆之任焉書成上進同館之士咸得賜金幣遠還有欲薦入禁林者常宗辭曰吾非不欲仕也顧母老不樂去其鄉旁又無他子侍養吾可留此而便吾父西望手吾至歸爾乃歸得第一區於析川之郭有花竹池沼之勝中一堂寬閒觀密煥涼具宜常宗則奉太夫人以居旦輟冠帶率婦子升視饌已取聖賢之書誄歌於其側家雖貧而安焉母詔子唯怡愉如也嘗名其堂曰歸養使來屬余記之有疑者曰異哉常宗之名斯堂手吾聞為養而出仕者矣未聞舍仕而歸養者也及親之康強當奮取高爵他日奉身而還駟車洋、先耀閭里奉牲酒上堂以為娛則所謂養者豈若今而已常宗何遽歸哉余曰不然也古之為養而仕者以抱關於其鄉不必去其親也不舍仕而養者以受命有方王事之靡盬也且官守

之責未及菽水之奉猶具豈輕遠其親哉故雖莫不欲登簋華顯以為親之榮然亦莫不憂曠闕定省以貽親之思也若夫身貴能退而及養者事之不可必者也親老而當養者心之所宜懼者也於宜懼之年而去以待不可必之養是得為智者乎由是觀之則常宗之歸養亦無所不可矣然則堂何以名曰志其樂也蓋養雖常宗之志歸則

朝廷之賜蒙 上賜而為親驩樂孰甚焉名堂以示不忘忠孝之義在矣而子何疑乎言已常宗又以書來督記遂論次復命焉旦夕東遊登堂拜太夫人於賓友之末尚當賦之以為壽也

春水軒記

余寓野之居有軒焉其左右皆名田今年春淫雨淹月江水夜溢溢潦被于田莽若巨陂余嘗開軒而望之見其微風吹瀾瀾漫一白蒲菰之所以榮魚鴨之所飛泳渺然有江湖之想焉意頗樂之乃題其扁曰春水間延客飲其中客顧而歎曰嘻子宅此幾年矣嘗見有是水平湯、之流則首秋、之畦脩、之菰則昔茫、之夢也今吾農方運機本以引深抱積薪以塞决子固目之矣然彼皆驚而馳于獨恬而嬉彼皆

感而彌子獨喜而哦何子之情遠人哉夫田不登則歲飢歲飢則民窮民窮則里弗靖里弗靖子能專有是樂乎今奈何以目之適而忽身之厲哉余瞿然曰有是手客退欲撤其肩既而思曰是足為吾規矣且使凡欲樂於己忘人之憂者入吾軒者皆有以覽而自警焉豈不可哉遂書客之言于壁以為記

白田耕舍記

白田在吳淞之濱距郭三十餘里吳淞由具區之水東源而為川去海不遠朝夕之所通焉其旁名田數十萬頃悉賴以灌惟白田最下常為水所冒歲不得藝人因以是名之父老患焉相率築堤以防其外春土以培其中為勤累年而免於水今乃遂成腴沃與他田比耕者資其所出咸自致殷足焉丁至恭氏居田之左膏闢一室前臨平曠後列嘉樹日課僮奴以耕休則偃息於其中曰名曰白田耕舍余居江上與其室甚近至恭曰造余園請為之記焉余惟至恭欲知耕之說則將求老農而學焉又奚俟於余哉吾知所以記之矣蓋嘗觀手是田始為蒲葦之陂今則禾黍之所生焉始為鳬鴈魚鼈之所遊集今則耕者之耒耜出於其上焉豈地有變哉人力致然也嗟夫人

之於田能積用其力雖污澤可使為美壤至於其身而不思所以變之豈愛身不若於田乎故凡人欲之汨於其心者能由禮以防之充善以培之使禮義之根常發則愚者可為智不肖者可為賢矣至恭好學而修固當有務於此豈徒服力畝畝為野人之事而已耶朝往于田夕歸于斯室取聖賢之書而讀之求所以自治之道至於有成則其所獲不止於有秋矣尚毋曰無佃甫田維羨驕也